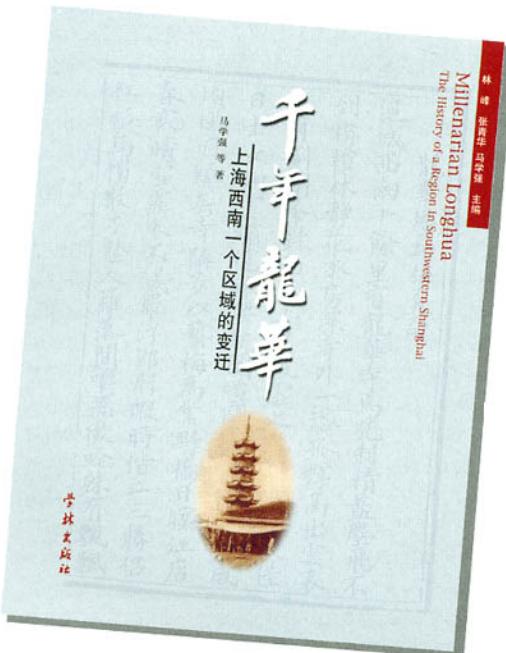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千年龙华：上海西南一个区域的变迁》序

熊月之| Xiong Yuezhi



在绚丽多姿的上海文化地图上,龙华集古刹进香、郊游揽胜、庙会集市、凭吊先烈、连接中外等功能于一身,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熠熠生辉,古往今来,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善男信女、迁客骚人、水陆商贾、风华少年!

龙华之名,起初为寺,继而为塔,再而为乡、为区、为镇、为街道,是典型的因宗教场所而弥散开来的地名。龙华寺之建立,其确切时间已不可考,相传为三国时期,迄今已超过1700年,为上海地区最早的佛寺。吴人性好信神信佛,故杜牧有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说。龙华寺建立以后,香火一直很盛,虽累遭兵燹火灾,但屡建屡毁,越建越大,经明代万历皇帝赐额赐经赐金印赐佛像以后,更是声名远扬,盛况空前。进入近代以后,与玉佛、静安鼎立而三,为上海著名佛寺,更因其悠久之历史、热闹的庙会而独步一时。每年农历除夕,来此进香撞钟者,求福求寿求前程求姻缘,肩摩踵接,车水马龙,为沪上一大景观。

上海三大寺中,龙华较之玉佛、静安

离闹市区最近。近代上海急速城市化以后,城市迅速变大变高变闹变挤,郊游休闲成为上海市民都市生活的重要补充,于是,旷野平畴、溪涧纵横、桃红柳绿、蛙鸣稻香的龙华,成为上海市民休闲揽胜的理想去处。沈禹钟在《龙华即景》中这样描述道:“古塔巍峨夕阳中,桃花十里逐云浓。闲情一片眼芳草,震耳时来古刹钟”。春赏桃花夏避暑,秋看芦苇冬踏雪,龙华四季皆有可游之处,可赏之景,龙华晚钟,更是流传千古,播誉中外。夕阳西下,红霞染天,倦鸟还巢,游人思归,忽然钟声轰起,在浦江上空悠悠回荡。宁静致远的清凉之音,对上海的滚滚红尘,是提醒,是调剂,也是滋补。印度诗圣泰戈尔在上海短暂逗留期间,就曾兴致勃勃地到龙华一游。

进香、旅游,带来了人流,也带来了物流,先是在寺庙周围售卖香烛纸品,然后扩展为饮食、服装、杂货及各色生活用品,再扩展到生产用品,龙华庙会因此而起,龙华市镇因此而兴,集香火、旅游、庙市于一体的龙华庙会在明代已经出现,清代续兴不衰,民国更是称盛一时。及至当代,城市化浪潮将龙华裹挟进去,清清溪涧变成灰灰马路,空旷平地崛起片片高楼,郊野风光已成明日黄花,但“三月初三上龙华”的历史记忆,仍然深深地印在上海市民的脑海中,于是,庙会依旧,集市依旧,热闹依旧。

龙华地处上海城市西南,距离县城、租界都有一段距离,但濒临黄浦江,又有沪杭铁路从区内穿过,这是水陆两便、进退裕如的理想驻军之地。所以,北洋军阀的松沪护军使署设在这里,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这里,上海机场设在这里。四一二政变以后,国共对立,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,一时间,龙华成为血雨腥风、阴森恐怖的代名词。改革开放以后,为了不忘先烈,教育

后人,这里辟设龙华烈士纪念馆。墓碑栉比,松柏低垂,肃穆之气,令人敬畏。每届清明,来这里凭吊先烈的党政要员、热血青年,烂漫儿童,络绎不绝。“墙外桃花墙里血,一般鲜艳一般红”,烈士的诗篇一遍又一遍地播放,烈士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诵读,似春风化雨,沁人心田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,日本军队占领租界,将上海英美侨民作为敌侨处理,在上海设立了9个集中营,龙华集中营是其中最大一个。这里先后关押过1800多人,来自英国、美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南非等国,时间长达30个月。侨民在集中营里丧失自由,缺吃少穿,缺医少药,罚做苦工,受尽折磨。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《太阳帝国》,说的就是发生在龙华集中营里的故事。大战结束后,这些侨民分散在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等地,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龙华,不会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。他们或他们的子孙,时常会来龙华,这里走走,那里看看,拾取历史的碎片,找寻历史的记忆。于是,在众多外侨的记忆中,多了一个词汇:Lunghwa(龙华的韦氏拼音)。

上海是国际著名大都市,令人流连忘返的景点很多。上海又是近代崛起的大都市,令人流连忘返的古代景点不多,没有秦砖汉瓦,缺少晋祠唐柏,能够贯通古今、历久弥新、连接中外、五洲瞩目的景点更是少而又少。在这个意义上,龙华是上海历史资源中的稀世珍品,一个既古老又年轻、既宁静又繁闹、既出世又入世、既本土又国际的亮点。本书以“千年龙华”为题,意味深远,很是传神。本书从历史与记忆角度,从宗教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,对龙华区域历史作全景式描述,突出了龙华的特点。全书资料丰赡,风格严谨,剪裁得当,文笔畅达,配以精美的图片,相得益彰。这是一本格调高雅、富有学术含量的史书,也是趣味盎然、雅俗共赏、适应面广泛的图书,在倡导学习、盛行旅游、趋向读图的时代,相信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END